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一

列傳五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著

徐禧

李稷剛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
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
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遂以布
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
下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
宜試於有用之地卽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

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銳人未見有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李士寧獄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而禧故出之朝廷遣官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叅鞫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獄亦罷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中擢至御史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攻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不能守欲城

橫山延帥沈括議城求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轉運使李稷主餽餉禧定議城求樂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求樂非計禧怒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具議詔諤守延州城凡十四日而成屬總管曲珍守之禧與括舜舉還米脂未幾夏人率兵來爭禧曰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亟赴之或說曰被詔相城非禦寇也不聽與舜舉稷俱行夏兵傾國而至官軍不利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遂受圍城依山無水泉而水砦爲夏人所

據士卒多渴死曲珍白禧請突圍而南都監高朮能亦
勸李穰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夜大雨城
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穰死之朮能沒于陳帝聞禧等死
涕泣悲憤爲之不食贈禧吏部尚書謚忠愍穰工部侍
郎事詳夏國傳禧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
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因棘
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仲諤陳進取之策禧往謀輕敵
至於覆沒帝自是悔咎無意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穰字長卿邳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穰用蔭歷管
庫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

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
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
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种諤起興
靈議稷坐乏軍興貶爲判官求樂城南就稷輦金銀鈔
帛充物其中欲夸其敏所積旣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
之不敢去以及于難子舜舉別有傳

高求能字君舉世爲綏州人未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
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累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
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卽知城事元豐初爲鄜延都監
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

累功進四方館使築州圍練使末樂之役獻謀皆不用
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未能歎曰吾結髮
從事西羌戰未嘗裨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
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
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世亮爲忠州刺史末
能家世州將荆士有恩惠故能得死力求能之亡延州
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聞父病委
官歸侍有司劾其擅去旣終喪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
仁特遷知海門縣包拯舉爲監察御史乞采漢故事擇

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歷官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熙寧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本造謀至是復以爲難起獨以平蠻自任乃以代注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不聽劾緘

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數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卒起嘗以兵法謁范仲淹注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彝除都水丞歷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連貶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道卒著七經中義明善等集

論曰易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言勝敵之難戒後世
黷武爲民病也王安石呂惠卿不師古訓導主以富強
希旨倖功之徒輒輕舉債事求樂安南二役生靈罹禍
慘矣彼徐禧輩之死何足惜而沈起之貶秩何能贖哉
劉彝之罪不亞於起甚矣有負於稽古愛民之教也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進士上第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
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卨臯夔
之佐由是得擢用六年瀘川羅旻夷叛詔察訪梓夔得
以便宜治戎事事平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
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

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
始此河湟初復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渝州南川徠木
斗叛詔本安撫遂知制誥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
革期於趣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安常習故
之群園視四起交驩而合謀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
願陛下深念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
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
西京久之起知滁州改廣州宜州蠻擾邊除龍圖閣待
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
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定是時旣以順州賜

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僮者會
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斂兵謝本因請宿柔八洞
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入爲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
知洪州言者謂葉八洞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
知洪州召還道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第進士攝
番禺令儂智高圍廣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
注自圍中出募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
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卽日開城門納援兵積芻粟民
乃無恐自是每戰輒捷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狄

青始疑注後聞其功以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其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帥師討擒之又募死士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首歸獻連拜閣門使疏言交趾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荆被害坐論罷爲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摧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爲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鉅南軍節度副使有訟注廣州功者起歷知寧州復閣門使時有言交人控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人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

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
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兵
不滿萬妄也既至桂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帝因以沈
起代之罷歸道卒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
帝問韓絳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
極將相問王安石曰安石牛日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
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
萬物爾其他無不驗者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倣放宕一見丁謂謂妻以宗
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旼討湖南徭弼

上調改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儂智高犯南海。改爲安撫使。辟參軍。謀調陽朔令。歷遷崇儀。使知邕州。邕經儂寇井隧蕩然。弼緩輯。惠養至忘其勤。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誓誓。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夏雨彌月。弼亟窒垠江三門。諭民卽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甬。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甬入。隨塞之人皆乏食。則爲發廩以振於內。方舟以饑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邕。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爲辰州。降北江。

彭師宴郭逵南征復移知邕州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
批柳爲縣積官至西上閣門使留知順州交人終弼在
不敢犯加東上閣門使未拜卒弼能爲詩好士樂施所
得俸祿無存者旣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寇
大順城廣射中之攻白豹金湯皆先登累功遷禮賓使
以韓絳奏遷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前功慰賜甚厚
歷擢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詔廣
代之廣遣使開諭猶未效順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
將吏東鄉再拜誓與戮力衆皆踊躍師行有二途從納

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坦遠而平蠻盛兵阻
江門而官軍趨樂共出其不意蠻狼狽遁去廣分兵繞
帽溪掩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每戰必捷乞弟遣叔
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席策其有異設伏以
待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氈裘猶豫不前謝廣
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
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
得脫走進次歸徠州窮採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恕塚天
寒士多墮指而乞弟竟不可得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
為軍都虞候還部至閔鄉疋發斷頸卒年四十八廣輕

財奸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
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
於西夏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旣降而殺之斯道家所忌
云

論曰太宗自幽州喪師務舍垢固圉以安輯元元真仁
之世遼夏肆侮二君亦不惜金繒以結和好神宗獨奮
然有爲積財練兵欲雪累世之恥士之喜功名者率乘
時自勵効其所能若能本蕭注陶弼林廣之戰功胡可
泯也注晚沮征南何料敵之審弼愛士樂施有古名將
之風廣殺降蠻宜不免陰禍本慕王韶之進用上書媚

時宰其小人之雄乎

种世衡

子古諤謹孫
林師道師中黃友甘

种世衡字仲平放兒也少尚氣節昆弟欲析背悉推與之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嘗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恃后媚橫恣以干請不聽誣以事流賓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李紘爲辨誣宋綬欲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簽善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興之以當寇衝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不能爭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

石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
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募商賈城遂富實慰勞酋
長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
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
衡明日冒雪至其帳往勞部落奴訛率其族羅拜聽命
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能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
討之無不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葛懷敏敗率
羌兵數千人援涇原無敢後者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
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
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強起蒞役城成而卒初世衡在

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皆號
天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有僧王光信者趨勇
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
盈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
剛浪陵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陵
得書大懼自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貳已錮嵩寤
中使其臣李文貴報世衡世衡以白籍籍諭以國家寬
大開納意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
是遂稱臣野利兄弟竝坐誅籍疏嵩等得優遷後復進
侍禁閣門祇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

父功爲籍所抑古再上書乃贈世衡成州團練使錄古
官籍旣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驗詔以其事付史官世
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善撫養士卒及
卒羌酋皆朝夕臨青澗及環人並畫像祠之子古諤診
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幼子誼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
衡卒錄古天興尉歷環慶未與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
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又徙鄜隰二州卒古明達孝
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張問不受其父田
終不復納然其父受知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

久身系卷三十一
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誵薦知青澗城夏將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疏聞不待報悉兵長驅而前名山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歷集傅城而陳諤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坐擅與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神宗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

諸將皆受節度師敗詔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
貶賀州別駕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官歷郿延
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母所囚可乘難擣其巢穴
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
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
制敵屯夏州諤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
諤禦之無定川大破之捷書聞帝大喜群臣稱賀遷鳳
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
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閣門祇候將進城
橫山與徐禧議異乃移諤守延語在徐禧傳旣而未樂

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
知延州疽發背卒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
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坐者掩面諤飲亦
自若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求
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誼字壽翁神宗問古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岷
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
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且結屬
羌爲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遂與姚兪合兵出
討俘鬼章以歸進封徙知鄜州遷至東上閣門使保州

團練使卒誼儻有氣節喜讀書在軍整嚴遇敵度不
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
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
叛屬羌阿草率他族拒官軍熙師胡宗回使朴出討朴
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微
迫不得已出兵伏發被害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
師還遇隘壅迫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
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其酋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引
弓三發隕三人皆中而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聘聆

莫敢前殲臣因得整眾踰隘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

師道字彞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棣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龍神備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賊成城入自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督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鄰有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所甚惡也今射一

時之利棄百年之奸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貫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如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遂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問曰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

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
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
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請緩給金幣使彼僭
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
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
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乎上李綱主其議介城下兵聽平
仲節度帝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
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
竟用平仲所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
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益師

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上奏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太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遇王汭搆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建炎中加贈少保諡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

詔提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姚古
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時大臣立
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卽上
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
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還師中遂出境黏罕至
太原悉破諸縣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犄角時黏
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諸朝知
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
中歎曰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口辨嚴
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抵壽陽之

石坑爲敵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
灝失期不至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士卒發神臂弓射
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師中鬪死師中老成
持重爲時名將諸軍曰是氣奪贈少師謚莊愍當師之
趨榆次也制置司參謀黃友亟白師中地勢非利論不
合仰天歎曰事去矣迨曉敵兵果四集力不能支友亦
死之友溫州人登進士第積官直徽猷閣嘗語子弟曰
天下升平日久武事玩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尸吾
素志也欽宗書忠節傳家族其間錄官者八人

論曰种氏本洛陽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產名將顧不

異哉然爲將之道善謀爲上善戰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諤也綏州之役得不償失矧西師再舉禍結而不可解耶方姦臣童貫王黼用事師道數諫伐遼不售無足怪者金虜入寇大臣忠亮可倚任者惟李綱許翰其人顧不能用師道師中遲重之計而國遂至於大衄可慨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二

列傳五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甫田柯維騏著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却之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光進三劄子

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
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
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
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光爲并
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
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
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
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
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特朝政頗姑息胥史喧譁則逐中

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
言三司使謂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
宗立光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
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
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
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
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
貶仁宗遺賜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辭不許光以所
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任守忠
反覆交構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

萬光抗言其非特白韓琦琦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
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
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
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
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
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嘗患歷代
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
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

光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

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

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
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
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
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
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
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
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
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昔太
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
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

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

樞密副使光毅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
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
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
受賜多矣祀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乃得
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未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
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
詔下光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
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光沮於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
遲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
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

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光又奏修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

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于是以區區首爲累
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棘焚拯溺况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
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
矣光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
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
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

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
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
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
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毋輕生事開邊際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
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
身徇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光曰死生命
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
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大皇太后聞之慟與

帝臨其喪櫨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
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
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
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
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
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師其學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
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
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

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謚卞所立碑
惇言不已連貶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
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
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
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
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
配饗哲宗廟庭子康

康字公休幼孝謹博通群書以明經中第光修資治通
鑑奏檢閱文字元祐元年自祕書正字遷校書郎光服
除石爲著作佐郎兼侍講疏陳賑飢備災之策謂非獨

消患而太平之化可興也復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
疏言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學也且勸
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書最醇
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詔講官編修孟子節解
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成二卷康自父喪居廬蔬食寢
於地因得疾會除諫議未受猶且所當言者以待曰得
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年四十一卒贈右諫議大夫
康制行淳備口不言財光立神道碑帝賜白金二千兩
康力辭所得遺恩悉以與族人云

論曰司馬光奏疏凡數十篇其事切其言直良由明於

古人之學欲大濟斯民身之利害弗計也故諫不行則
辭副樞之命晚而遇合則夙夜盡瘁以死斯其出處大
致有過人者勲業文章姑未論也或問呂公著在元豐
拜樞密范鎮在元祐欲以爲門下侍郎竟不起無乃與
光異歟曰呂隨勾退其受也非耽榮范已老年其辭也
爲中禮易地則皆然矣

呂公著字晦叔父夷簡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
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判吏部
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
常寺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

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爭之不聽遂乞補外知蔡州神宗立忍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惺公著封還其命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疏論弭災之道宜去偏聽獨任以寢邪說明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

得人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姦邪，不可用。」由是安口滋怒，誣以罪，出知潁州。八年，以彗星求言，公著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起知河陽，召還元豐元年爲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時有議復肉刑者。」

公著力言其非便又議舉西師公著曰帥不得人不如
勿舉五年以疾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末
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
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哲宗立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
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謂宜擇端士以講求天下利病
至則陳君道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
斂省刑去奢無逸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卒公
著獨當國科舉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
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

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父子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蓋異禮也明年二月卒年七十二大皇太后痛閔父之帝亦悲感卽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中國公諡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識敏量閑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無議政事博取衆善至所當守

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
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
服之安石嘗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以新法
異同故其交不終紹聖初與司馬光同削贈謚毀所賜
碑再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
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高宗
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以蔭入官
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遂絕意進取安石欲用爲

講官希哲辭曰辱公相知又倘從仕將不免異同安石
乃止父作相時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父乃判
登聞鼓院力辭父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
吾故置不試命也母聞而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父
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
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臣以婦兄不敢稱薦今
方將引去竊謂無嫌擢崇政殿說書又擢右司諫辭不
拜會紹聖黨論起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
又言希哲成其父惡不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
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用希哲力請外以直祕閣知

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羈
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遠近皆師
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歷宗正太常祕書丞遷著作郎以父
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
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卽上疏曰先帝功烈萬世莫掩
間有數事爲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
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乎小人旣
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
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

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闍寺側目章惇
既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攻之力又
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之浙西自浙西上三
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連責舒州團
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待制知瀛州徽宗
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
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呂公著王安石二人者疇昔相慕用何其誠哉及
安石當路銜公著不附已擠之如仇時居鎮大臣韓琦
等以論新法遭挫折孫覺爲神宗言若在唐末五代必

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帝他日誤憶爲公著以語安石遂解中丞知潁州向使公著稍暱舊交奚待元祐始作相哉公著與父夷簡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自蒙正以下四世三執國柄世家之盛未之前聞也

范鎮從子百祿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歷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天性寬仁言者競爲激訐至及帷箔曖昧之事鎮務引大體略細

故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咎殺
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
賊滋熾獄行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若因一婢逐宰相非
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避之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
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
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
社稷計諫官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
人臣不爲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
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以繫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

何劾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
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
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疏言大臣畏避之意恐陛下
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
之變死且有罪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
股栗鎮見上面陳者凡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
知卿忠卿言是也晉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
廷知不能奪乃改他職遂知制誥然鏡每歲猶申前議
因裕享獻賦以諷未幾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
士時議追尊濮王典禮鎮判太常議觸執政怒會草制

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
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
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以論新法罷歸故官鎮
誓力爭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
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
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
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
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
造邊事事敗則置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
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

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
鑒乎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
疏入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寢所
得恩典鎮表謝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
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
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
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
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

其如天何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首啓建儲具上其疏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大樂而几不用鎮法至是樂成賜詔嘉獎楊傑復非之竟不用語在樂志鎮時年八十一樂奏三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文鎮與司馬光相善議論如出一口獨大樂之議往復論難數萬言凡三十餘年終不能相合然未嘗以此廢平生歡也二人約生

則互爲傳死則爲銘光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
其詞深詆熙寧群姦光子康屬蘇軾書軾曰懼非三家
福乃易他銘鎮清白恭儉遇人以誠口不言人過臨大
節決大議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
而後子孫鄉有不克昏葬者輒爲主之其學本六經不
道佛老申韓之說外國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
騎晚使遼其人曰此長嘯公也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
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謂簡宗廟廢祭
祀則水不潤下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

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召知諫院坐治李士寧獄忤王
安石貶監宿州酒語在徐禧傳累遷中書舍人元祐初
爲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呂大防意向之
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卽
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
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
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以類相反凡
二十餘條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
囚僚吏欲以囿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
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

侍郎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
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贈銀青光
祿大夫子祖述歷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
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其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
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異人入寢室曰漢
將軍鄧禹因名焉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
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
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祖禹竟不往謁富弼疾篤授以密
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弼卒上之哲宗立累

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宜崇儉敦朴以輔養聖性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蔡確旣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

黨若一切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鍾琦
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
執政不宜崇長遷給事中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
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
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旣而宣
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外議雖虛亦
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
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
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
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

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
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
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
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
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
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草
已具及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經世之文也有旨召
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
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卽賜
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多

引小人以誤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
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
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
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
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期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
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
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
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
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
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

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主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募兵州郡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未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其子今在召中他日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與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攻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末州賀州又徙賓化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矧白是非不少借隱在

邇英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蘇軾稱爲講官第一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在儒林傳

論曰司馬光爲范鎮作傳舉至難之事二而均贊曰勇蓋仁宗朝首倡建儲一也英宗朝論列濮王典禮二也神宗朝年僅踰六十以言不行謝侍從終身不復起三也夫獻忠而忘禍守道而遺榮此豈懦夫所能光之論

誠弗易矣觀光深服於鎮似若不及然當時物望並屬
台衡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蓋鎮之忠言光實和
之光辭樞密歸洛十五年亦非耽寵利者况兩人之學
術正而操行篤又皆相類耶百祿祖禹俱直道弗徇于
時可謂能守家法也夫